

美国前总统里根女儿的倾情回忆

漫长的告别

The Long
Goodbye

[美] 帕蒂·戴维斯◎著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漫长的告别

[美] 帕蒂·戴维斯◎著
吴 敏◎译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漫长的告别 / [美] 戴维斯著; 吴敏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6.3

ISBN 7-5086-0517-9

I. 漫… II. ①戴… ②吴… III. 日记-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 第139482号

The Long Goodbye by Patti Davis

Original edition copyright © 2004 by Patti Dav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6 by CHINA CITIC PRESS(CITIC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lfred A. Knopf,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漫长的告别

MANCHANG DE GAOBIE

著 者: [美] 帕蒂·戴维斯

译 者: 吴 敏

责任编辑: 靳昊轩

出 版 者: 中信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东外大街亮马河南路14号塔园外交办公大楼 邮编 100600)

经 销 者: 中信联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承 印 者: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9.5 **字 数:** 131千字

版 次: 2006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06年4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06-0268

书 号: ISBN 7-5086-0517-9/K · 52

定 价: 22.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服务热线: 010-85322521

<http://www.publish.citic.com>

010-85322522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在此，我要衷心感谢维多利亚·威尔逊，感谢她的远见卓识和聪慧才智，以及她在这本书问世前的漫长等待过程中的无比耐心。我也要衷心感谢我的弟弟罗恩，感谢他那始终环绕在母亲肩头的坚实臂膀，以及他那与生俱来的幽默细胞。我也要感谢我的母亲，感谢她的爱所展示出的魅力和勇气。更要感谢我的父亲，他给我们指明了回家的路。

致谢

*The Long
Goodbye*

序

*The Long
Goodbye*

在我大约10岁的时候，父亲和我开车去一个在我整个孩提时代都属于我们家的牧场。那是一个晴朗的星期六上午，我们从太平洋海岸线的高速公路出口转到一条熟悉的山区公路上，那条路将引领我们一直到艾古拉那广阔的原野。在路上，我们谈到了父亲的爱马南希·D，还有她那即将出生的幼驹。这不是一次计划中的生育：一匹别人赠送给父亲的阿帕卢萨雄马，勇敢地跨越过两道围栏，与南希·D相会，并且成

功地当了爸爸。

刚开进牧场的粮仓空地，就看见了负责照看牧场的雷，我们立刻意识到，一定发生了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他的脸上带着明显的泪痕，双眼因哭泣而红肿，他低着头站在父亲面前，不愿直视他的目光。前一天夜里，南希·D因未知的病毒感染而身亡。没有任何症状，没有任何迹象，病毒就这样出其不意地、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杀害了南希·D，还有她肚子里未出生的孩子！

我的眼里立刻噙满泪水，因为南希·D是我生平骑过的第一匹马。当我还很小的时候，通常是父亲骑在马上，把我抱放在他前面的马鞍上。等我稍大些时，他举我坐到南希·D的背上，牵着她带我溜圈。南希·D是那么温驯和稳当，她似乎非常清楚，这个坐在她背上的小姑娘还少不更事，毫无骑马的经验。这天早上，当我注视着背对蔚蓝色晴空父亲——他的眼里竟然没有一滴泪！他抬起头，望着那一片蔚蓝，眼睛里透出的是无限的深情、无限的温柔……在那一刻，思绪仿佛正把他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你为什么不哭呢？”我含着眼泪问父亲。

他慈爱地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望着我的眼睛。“因为，”他说道，“我正在回想和南希·D经历的所有美好时光。我们一起度过了那么多令人怀念的光景。”

这是我人生中关于如何看待死亡的第一堂课——超越它，去回顾已有的生活，哪怕仅有零星美好瞬间的存在，那也是生活和生命的意义，那也是珍贵的记忆。这些都是我们在生命的旅途中要经历和承受的，也是父亲正在努力教给我的。

在父亲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那天，我贴在他的耳边，轻轻对他说：“爸爸，你又将见到南希·D，和过去一样，你和她可以一起驰骋在未来的旅途上了。”我这样悄悄地说，是因为我带着一种他一直希望我能拥有的信念——在他无声的灵魂深处，他一定能听到我的耳语。

在他逝世后的数日以至数周内，我的思绪总是萦绕在那个晴朗的星期六早上我们站在牧场上的情景——父亲正抬头仰望那蔚蓝的天空。他对死亡的第一个反应，是记起那逝去的鲜活生命的美好。这种记忆每每

Handwritten notes and a signature in the top right corner.

在我迷惘时出现。父亲啊，你在哪里？

撇开其他，我知道在一个地方可以找到父亲，就是在我自1995年4月起提笔写了几百页，又于1997年2月后搁置一旁的手稿里。我最好开始写作，当初，我就是用写作的方式来平息1995年春天骤然而降的悲痛——6个月前我父亲向全世界宣布，他被确诊患上了早老性痴呆症。我不知道，在我们被这人力无法抗拒的厄运击败之前，为什么时光会如此迅速地流逝。悲痛有它自己的时间表，可能还有一丝怜悯在其中——先是震惊，继而麻木不仁。我们本能地跟着自己的意识随波逐流，知道生命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但还不知如何去捕捉它的真正意味。

不管怎样，写作在4月开始了。我开始用一种日志的方式写作——在失眠的夜晚、在寂静的草坪上、有时在出租车的后座上，或在哥伦布大道的室外咖啡店。我当时住在纽约，中心公园的树木正在长出新的枝芽，鲜花遍地盛开，温暖的风扑面而来，这就是我当时的崭新生活。甚至我和母亲之间的关系也翻开了新的一页……

在经过了许多年让人沮丧的冷战——那令父亲伤透心的家庭战争之后，我们终于在踏上失去父亲的艰辛、漫长的旅途中，又悲喜交加地和平共处、相亲相爱了。这个旅途被母亲称为“漫长的告别”。当我最终发现我在写一本书时，看起来仿佛再没有比“漫长的告别”更合适的题目了。

几乎有将近两年时间，我都沿着一条崭新却陌生的旅程，向前痛苦地、艰难地行走着。我在记忆、恐惧和连我自己都不知如何去承受的痛苦之间穿行。我在纽约站住了脚，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我终于开始去理解母亲，这是以前未曾有过的；并且我尽可能地抽出时间，回洛杉矶多陪陪父亲。同时，我的写作——亢奋地、不停地写着，拼命想使那正在折磨着我们家庭的不幸变得有些意义。可是我们又将在哪些方面失去父亲呢？在经过那残酷的早老性痴呆症手术后，父亲会变成什么样呢？而在多年之后，目睹着父亲疲惫不堪地离去时，我们又会变成什么样呢？

在此期间，我和姐姐莫莉也从过去许多年姐妹间的争风吃醋（主要是为争宠于父亲）中解脱出来，学会了怎样做好姐妹。我们之间的长途电话变得越来越频繁和充满亲情。

莫莉经历了切除黑素瘤的手术和长达一年之久的干扰素治疗。这治疗摧毁了她，她变得多病而虚弱——虚弱到不能从她住的萨克拉门托到洛杉矶来探望父亲。我知道，她为此所受到的折磨，肯定比癌症更让她痛苦。

1997年2月，我把手稿搁置一边。我最初的心烦意乱和悲痛也渐渐地平息下来。我展望未来的时光，几个月甚至几年的等待将是不可避免的。早老性痴呆症这种疾病，它关上了所有的出口，没有缓期，也没有逃路。时间成了敌人，而在我们面前展现的是一片绵延的荒地。如果我仍然责成自己继续为我的这本书添字加页的话，我估计，那将成为一本上千页的巨著。而其中的很多篇幅都将只是毫无边界的等待，等待那越来越坏的结局，或是结束等待，对我们这些爱他的家人来说，面对着生活突变，无计可施，只能坐以待毙。用医学术语来解释，这个阶段叫“停滞期”。早老性痴呆症病人就像在不同水平的滑行道上滑冰，每日的改变几乎让人无法察觉，同一状态甚至可以持续好几个月，但这一切都如履薄冰。变化终会到来——那就是摔倒。在死亡的召唤到来之前，一切都会越变越糟。

1997年，我搬回洛杉矶。离父母近了，也离与父亲的诀别近了。在此之后的7年里，我为报纸杂志写稿，也不时写些关于我们家庭的心路历程的文章。明信片，我发现了它的妙用。我正在逐渐认识到，全世界都在关注着父亲的病情，希望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早老性痴呆症在这些年里，已从阴影里走出来。人们公开谈论着它，无拘无束，毫无遮拦。于是，在遇到什么特殊节日，或是被唤起了回忆时（许多家庭也在被早老性痴呆症威胁着），或在我们漫长的告别之路上，出现了某些突发事件而需要记录下来时，我就写明信片。

在那些年间，我们整个家庭也发生了一些戏剧性的改变。莫莉再一次被黑素瘤击倒。不同的是，这次癌细胞扩散了——渗透到她全身各处，占据了所有路口。她是一个勇敢的斗士，拒绝向病魔投降。她住进了圣莫尼卡圣约翰医院的约翰-韦恩癌症病房。而我父亲也于2001年2月，因摔倒造成髌关节骨折，被紧急送至同一医院。罗恩从西雅图乘飞机赶来。我们探望完住在这一层的姐姐，又去探望住在另一层的父亲。莫莉虚弱

The Leung
Chang
序

到不能下三层楼来看望一下她崇拜的爸爸。但即使她能够下楼来，父亲也未必认得出她。

我母亲现在必须独自睡在他们的大床上。她的几十年朝夕相伴的爱人，此刻只能睡在医院的病床上；他曾经办公的地方，现在成了他的卧室。他不得不接受护士的护理，而我们则被告知，他的生命只剩下最后几个月。没有一个人会预料到，他又活了4年——一个卧床不起的早老性痴呆症俘虏。

莫莉在2001年8月9日离开了人世。丈夫和女儿在她身边，她死于自己在萨克拉门托的家中。我们这个家庭，在太多方面都在变得越来越小了。

接下来的这个月，整个世界发生了变化。9·11事件的发生，绝不仅仅是摧毁了两座摩天大楼，也不仅仅是在那可怕的一天里，让我们国家失去了千万条生命。它摧毁的是人们对未来的信念和希望，它仿佛扼杀了我们的生命力。它破坏了我们所知的生活结构，留下了永不消失的恐惧感。

我和母亲站在父亲的床边，告诉他发生了什么，尽管他并不能完全明白我们的叙述。“极其令人发指的事件在我们国家发生了。”我悄悄地对他说道，“一切都改变了，美国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了。”在9·11事件发生后，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思念父亲，这是以前我绝对料想不到的思念。我确实在思念他，作为一个挚爱父亲的女儿的思念。因为我知道，他本来一定会跟我说些什么，起码可以告诉我，怎样看得更远，想得更远。疼痛时产生的痛苦眼泪和深切悲哀，并不全是坏事。我也确实思念他，作为一个美国人对他的思念。我们的国家遭此重创，我们迫切地需要安抚和慰藉，需要一双指引方向的手和一个坚强有力的声音……但当时没有任何人能够给予我们，父亲沉默不语。现在那个占据了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人，根本不知道如何去安抚悲痛的国民。

在贝莱尔大街的普雷斯拜特里安教堂有礼拜仪式，我和母亲就去了那里。我们坐在通常父母就座的包厢里，我则坐在父亲经常坐的通道座位上。父亲是个幽闭恐惧主义者，他总是坚持坐通道位置。我和他有相同的恐惧感，所以很高兴能坐在他的位置上。当唱诗班的《美丽的美利

坚) (*American the Beautiful*) 歌声响起时, 我不禁热泪盈眶。我为父亲所深爱的这个国家而哭泣, 这个我在20世纪60年代时曾对其挥舞拳头、80年代时怨恨其抢走了我爸爸的国家——为了给这个国家当父亲, 而这个国家是个比我更重要的孩子。我也为躺在几英里外医院里的那个人哭泣, 此刻, 对他深爱的国家, 他已力不从心。我同时为每个人而哭泣, 面对突然而残酷地失去某个他爱戴和尊敬的人, 第二天不再相见的现实。我希望我能得知父亲要说的话, 我知道, 那将能多多少少地减轻弥漫各处的巨大而新鲜的伤痛, 但是我不能。他那面对危机的智慧和能力, 已经无情地被一种根本无视他在这个世界上有着多么举足轻重地位的疾病夺走了。

它渐渐逼近你, 只因你上了它的路。

父亲去世后的第10天, 我从书橱里拿出一盒草稿纸, 草稿是从1995年4月写起的, 题目为“漫长的告别”。那天早上雾蒙蒙的, 使我不禁想起父亲去世那天, 也是从轻柔的白色开始。缓缓过去的几个小时, 我一边读, 一边回忆起当时的事。我又成了那个刚刚从失去慈父的巨大悲痛中挣脱出来的女儿——他的离开给世界留下了一个永远填补不上的洞壑。虽然我不知道早老性痴呆症是怎样缓慢地拉开死亡序幕的, 但我知道, 我父亲自发地、独特地将一切事情都变得模糊不清。在1995年时, 我们中间还没有多少人清楚, 得了这种疾病意味着什么。我们只知道, 那是一片荒原, 但那又说明了什么? 我们想象着, 自己能偶然遇到一块沙漠中的绿洲, 看到不毛之地中的一丛绿色。此刻再读这些手稿时, 我重忆起莫莉和我曾有过的幻想。

如今走过了父亲整个病症之旅, 发现事实并不如此。它是一种把地面烧个精光的疾病, 你所期待的什么也留不下。但是当我告诉你这些时, 我必须同时告诉你, 如果你和患早老性痴呆症的病人在一起, 而你又很关心他, 如果你能够敞开心胸的话, 你就会发现, 这病永远超越不出灵魂的边界。几年来, 我一直都与父亲进行着温情而坦诚的对话, 一种我们之间的心灵交流, 有时甚至完全是无声的。可能会有人根本不相信, 或认为根本不可能发生, 那只不过是一种人为的幻想而已。但他们是错的, 你不要相信。

当我在1995年开始写这本书时，我曾天真地想过，这不是一本关于早发性痴呆症的书，而是一本关于悲痛的书，但我错了。“早发性痴呆症”这几个字在每一页中出现。一个无情的强盗、一个无人能比的小偷，它偷走了整个人，唯一幸存的就是心灵王国。我的父亲在他濒临死亡的最后时刻证实了这一点。

虽然它最终还是一个关于悲痛的故事——关于最初怎样踉跄迈步，关于后来又怎样坚持行走，哪怕是沿着幽暗和布满障碍的小路走下去。

在这些草稿中，有一些混乱的地方——我与母亲要卖掉牧场的决定相左。我想留住所有那些曾属于我父亲的东西，主要是因为我无法留住他本人。他正在离我们而去，什么也不能让他回头再向我们走来。假如我能留住一块他曾如此深爱的土地……

我也对里根图书馆在我们生活中的作用有异议。我看它就如我看美国一样——一个公共机构用我不能的方式占有着我的父母。这么多年后，当我重读这些手稿时，我知道内心有部分的我曾想撕碎这些纸，但是我忍住了。这就是我当时的感受，最初的悲伤引起的激动和混乱。所有的一切都保持着原始的手稿记述。

我父亲此刻已埋葬在图书馆，我母亲将来也会安息在那里。在那长长的一周举哀的最后一天，我们站在那里，头顶万里蓝天，脚踏广袤大地，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我的父母那么钟爱山巅，为什么他们希望将他们的身体和灵魂、他们给后人留下的宝贵遗产永存在那里。

我们不断发现自我，整理着生活的主次，从开始到结束，有忧伤，有欢乐。时间像一条长河，载着我们顺流而下。在学习承受痛苦的过程中，我们长大，成为从小就立志要做的人。我们回首人生，看到了我们的过去，也更理解了我们的现在。

在那个晴空如洗、落日绚丽的傍晚，我们离开了图书馆，告别了睡在棺材里的父亲，一切完全按照他的意愿。我们是永远不会离开他的，而他也将永远与我们在一起。整个国家以至整个世界都不会忘记他，这个热爱美国、忠诚和寄无限希望于这块大地的人。人们也将永远铭记，他是如何在总统职位上鞠躬尽瘁、呕心沥血到最后一刻的。

作为他的女儿，我将永远不会忘记他那有力的双臂怎样把我举到马

背上，怎样教会我最重要的道理：在什么地方摔下来，也一定要在什么地方再回到马背上去，这样就永远不会有恐惧感。我也将永远忘不掉在大海里，他教会我如何踏浪冲向岸边：迎着浪尖游去，再随浪头冲下来，就能到平静的水面。我还永远忘不掉他是多么熟悉天空：他可以指出很多星座，什么天马星座、北斗七星、猎户星座……而他最清楚的是在哪儿可以找到北极星。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在和他一起去看望住在芝加哥的外公的路上，他告诉我，有了北极星，水手可以找到家。我一旦迷了路，就会抬起头来，找到北极星。

他教会了我抬头仰望——一次是在那个晴朗的芝加哥夜晚，我还那么小的时候，我敢肯定，他绝不会相信我至今仍铭记心头。另一次是在加利福尼亚那个洒满阳光的清晨，当我们得知，他的爱马在前一天的午夜不幸逝去的时候，他又一次教会了我抬头仰望。

我一直在努力做个父亲的好学生。我通常是在凌晨3点时醒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总是在这每日最安静的时刻醒来。这时，就像他告诉我的那样，我成了一个水手，在海上随意漂流，没有定位，不知方向。我急切地想找到父亲，于是我走到窗口，抬起头，在天空中找到了那颗星。因为父亲就是这样教我的，如果迷失了方向、找不到回家的路，就找北极星。

我父亲总是向往着回家。

目 录

*The Long
Goodbye*

序	VII
1995年4月 一缕希望的光芒	1
1995年5月 洛杉矶 死亡实际上与生命共存	3
1995年6月 一次重生的旅行	5
1995年6月下旬 面纱	9
1995年7月 “漫长的告别”	12
1995年7月下旬 爱情需要忠诚和一颗勇敢的心	19
1995年8月 洛杉矶 “他的背是我可以攀登上去的小山”	24
1995年8月 失落、恐惧、成熟	28
1995年9月 “只要我还能说话”	35
1995年10月 心脏是个充满情感的器官	43
1995年10月下旬 定格在我心中的画面	48
1995年11月 “我84岁了”	50
1995年11月 洛杉矶 那在平静表面下的巨大力量	54
1995年12月 梦境就是一条帮助我们穿过困扰的路	58
1995年圣诞节 洛杉矶 河流与牧场	64
1996年1月 阴沉世界中的爱	71
1996年2月 洛杉矶 苦涩的甜蜜	75

1996年3月	你将怎样度过最后的日子	88
1996年4月	爱的纽带	92
1996年4月	洛杉矶 牧场里，他无处不在	95
1996年5月	里根图书馆	103
1996年7月	洛杉矶 “就像对云彩说话”	108
1996年7月	照片中的记忆	110
1996年8月	失去牧场，父亲的缺席	113
1996年10月	他在渐渐地离去	118
1997年2月	洛杉矶 我们都生活于现在	121
2004年6月3日	满月之夜	124
2004年6月4日	那一刻已经逼近	127
2004年6月5日	他从来没有离开过	128
	后记	133



1995年4月

一缕希望的光芒

1984年，当我结婚时，父亲在我的婚礼上举杯祝酒。我记不清他具体说了些什么，但是一定有些话是在回忆我的手有多么小，一个小女孩怎样拉着他的手，而此刻，过了这么多年以后，他则拉着我的手，将我送上婚姻的殿堂。一只老人的手，一只女人的手。

这些日子以来，我自己在观察着父亲的手。它们看起来似乎比以前小了，也虚弱了。仿佛是因为不再需要它们用劲去抓住生命了，它们正在舒展开来；或者说，它们正在学会缓缓放开。这是一种缓慢的放松，全然不像我曾一度崇拜的迪伦·托马斯（Dylan Thomas）在诗中所述：“不要温情地进入那个美好的夜晚，在白昼结束之前，暮年的人们更应燃烧和纵情。”

我仍旧喜爱这首诗，我喜爱它震撼的激情。但是我想，父亲的方式可能更温馨。

近来，我也经常注视父亲的眼睛。它们闪烁着，穿越未知的距离，满意地观看着他的注意力所到之处。如果我直视他的双眼，我的目光就像落入了一汪清泉。那种宁静是极具感染力的。

如果你身边有患早老性痴呆症的病人，你会不免有种要把他拉回来的意愿，想让他也参加到你的谈话中去，想激起他对你正谈论的话题的兴趣。但是我已停止这样做了，因为这对他说来，实在是勉为其难。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心满意足；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不应受到干扰。

在我小的时候，在我们家的牧场，父亲就告诉我，如果一匹马已经变老，再骑它，就是对它不仁慈甚至有害了。这时，我们应该让这匹老马得到充分的自由，应该任它漫游在那辽阔的牧场

上。我记得有几匹老马，在它们生命最后的日子，就是像父亲说的那样，自由自在地漫步在宽广、茂密的草地上，随意吃着绿色的嫩草。现在，我也是这样对待我的父亲的，这也是我从他的眼神中读懂的。他在哪里，哪里就变得更平静安详——起码大多数时间如此。同时，他在细细地品味着生命最后的一分一秒，品味着那草坪上的温暖阳光和轻轻掠过的微风，也品味着他亲爱的家人终于学会了相亲相爱，又共同欢笑在一起。他还细心地品味着那即将逝去的人生——所有瑰丽、辉煌的时刻都将化作一缕轻风。因为如果你像我父亲那样做的话，你就会同他一样，伸开双臂，走向上帝，把我们留在身后，轻声地说着再见，让我们慢慢地习惯于他的离去。

我没有读过任何关于早老性痴呆症的书籍。没准我应该读一读，但我实在不愿我的思绪受其他人的看法或者什么医学预言和鉴定的影响。我只想一直观察父亲的手。我只想记住他的手是怎样变化着的，所有的虫子消失后，他的手此刻竟变得如此柔软平滑。我还想从他的眼睛里，测量出他在离去的路上已走出了多远。地图是有的，但是你必须仔细去查看。有时我想，我实际已看见他在渐渐离我们而去，在鸣金收兵，在悄悄退出这个世界，步入另一个世界。有时，我又发现他仍在那里，只是好像每时每刻他都将自己保护在玻璃罩下。

当夏时制来到，需要我们将钟表拨快一个钟头的时候，我想到了父亲。母亲说过，她拨的第一只表，通常总是父亲的。他现在也经常看表——我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时间看起来过得更快了一些，还是他在追逐时光流逝的踪迹？还是因为对他来说，每天的每寸光阴现在都有着什么特殊的意义？无论因为什么，失去一小时的时间对父亲的压迫感，一定比任何人都更强烈。生命是用时间来计算的，用年、月和小时。而一小时就这样消失了，它不是被浪费掉，不是由于白日做梦、无所事事而流逝；它是被强行夺去，强行清除掉，因为有东西决定它应该如此。我有时努力按他所必需的方式去看问题。他更多的是生活在现在。有一样

死亡实际上与生命共存

死亡实际上与生命共存

东西是我从早老性痴呆症中认识到的——那就是过去和将来都是充满危险的。这使我突然发觉，对父亲来说，这实在是太不公平，珍贵的一小时——生命中的一小时，就这样被轻易地拨过去、删除掉了。但也使我突然意识到，在某种意义上，他也应和我们一样生活——在当前的时刻。

我把它看成是在整个漫长而艰难的历程中的一个小小恩赐。我设想，就像一个人被疾病和苦难挫败后，只看到天边一片灰暗时一样——那里总会出现一缕希望的光芒。你必须敏锐地发现它们，并且把这光芒抓住，千万别松手。

1995年5月 洛杉矶

死亡实际上与生命共存

星期日上午，我和父母一起去了教堂。这是我父亲整个星期都盼望的事，而我非常想与他分享这种感受；我想近距离地观察他，了解他对自己信仰的尊重。

他记得主祷文的每一个字。他目视正前方，盯着布道坛和它后方高大的十字架，随着其他祷告的人们，他背诵着祷文，一个音节都不错过。在唱赞美诗时，他同样唱得很完美：“感谢上帝赐福于我们……”

我琢磨着这被称为记忆力的东西的神奇功能。甚至在成为了病魔的俘虏之后，记忆始终占据着一块最后的领地，这方圣土不受时间的干扰，也不受疾病持续恶化的影响。这恰恰符合我父亲的状况，他的领地上有音节和祷文。那是他的财富，他一直拥有的财富，就像那些一直在父亲手心中转来转去的发亮的小石头，它们是那么光滑和有光泽。静静地坐在父母中间，我闭上了眼睛，